

# 论《悬空》的流动性政治

张国庆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悬空》绘制了一幅20世纪美国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的流动性图景,呈现了20世纪美国复杂纠缠的流动性政治,解构了美国的流动性神话。小说人物的流动性实践揭示了族裔、性别和阶级在流动性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削弱了他们的流动能力,限制了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物理流动性和向上流动性,使他们处于美国社会底层;现代交通工具的使用既是流动性性别差异的标志,也反映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成为两性争夺流动性权利、建构两性权力关系的武器;作为阶级标志的品味区分和建构阶级,阻碍了中产阶级内部的自由流动,反映了白人中等阶级的排外性和封闭性。

**关键词:**《悬空》;流动性政治;族裔;性别;阶级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1-0054-07

英国文化地理学家、流动性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认为“流动性按照族裔、阶级和性别被不平等地建构”<sup>①</sup>,形成了流动性政治(politics of mobility)。流动性政治是“流动性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生产的方式”,包含“阶级、性别、族裔、国族、宗教群体的关系及其他形式族群的关系”<sup>②</sup>。美国当代韩裔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 1965—)斩获2006年美国亚洲/太平洋文学奖(Asian/Pacific American Award for Literature)的小说《悬空》(Aloft, 2004)就是一部反映20世纪美国社会流动性政治的典型作品。这部小说没有延续作家驾轻就熟的移民同化、身份危机等亚裔小说的常见题材,而是采用郊区小说的形式,以年过花甲的男性叙述者杰瑞(Jerry Battle)的视角讲述了一个美国意大利裔中产阶级家庭将近百年的家族流动史,描绘了这个移民家庭追求流动性神话(myth of mobility)过程中遭遇的流动性政治,展现了族裔、性别和阶级因素在流动性中单独或共同发挥的作用,解构了美国鼓吹数个世纪的流动性神话。目前学界多聚焦小说中

的种族、白人性等议题,鲜少关注小说呈现的少数族裔移民家庭在美国百年间的流动性主题。因此,本文将结合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围绕小说《悬空》呈现的流动性政治,从族裔、性别和阶级三个维度探讨意大利族裔对意大利移民流动性的限制性影响、现代交通工具与两性流动性的关系和品味与中产阶级内部的阶层流动性的联系,揭示族裔、性别、阶级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流动性政治的运作机制。

## 一 流动能力与族裔流动性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习惯于将其所能提供的强化的流动性视为其独特之处,即来去自如、随心所欲和创造新生活的机会”<sup>③</sup>,这正是美国自建国起就宣扬的流动性神话。然而,《悬空》中美籍意大利裔杰瑞家族在种族主义猖獗、排外情绪高涨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追寻流动性神话的家族历史不仅揭示了族裔对于流动性的限制性影响,也解构了美国的流动性神话。20世纪

收稿日期:2022-08-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281)

作者简介:张国庆(1988—),女,山西大同人,博士,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美国当代文学研究。

①Cresswell, Tim.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2006, p.173.

②Cresswell, Tim. “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0(28):21.

③Wong, Sau-ling Cynthia. *Reading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From Necessity to Extravag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3, p.118.

初,杰瑞的祖父为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更多的人生机遇从意大利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然而,应许之地美国并未张开热情的怀抱迎接这些新移民,等待他们的是排斥、歧视与拒绝。为了在美国立足,杰瑞的祖父在抵达美国后将姓氏从巴塔利亚(Battaglia)改为巴特尔(Battle),“因为简单易记,族裔特色不鲜明”<sup>①</sup>。“族裔特色不鲜明”揭示了父辈们更改姓氏的真实原因——规避种族歧视、实现自由流动、谋求生存发展机会、融入以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为主体的美国。置于当时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之中,巴特尔家族改姓合情合理。20世纪初,来自意大利南部的贫农怀着赚钱发财的梦想潮水般涌入美国,这些宗教、语言、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与美国本土文化迥异的新移民多数不会讲英语,违法犯罪事件时有发生,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抵制。1912年,美国国会关于移民限制的听证会做出限制意大利移民的裁决,因为他们不是“血统纯洁的高加索人”<sup>②</sup>。意大利移民被视为“低劣的非白人种族”<sup>③</sup>“不可见的黑人”<sup>④</sup>,受到美国社会的排斥、歧视与迫害。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移民“取代爱尔兰人成为美国老生常谈的反天主教的主要目标”<sup>⑤</sup>。当时美国经济形势不佳,失业率居高不下,吃苦耐劳、工资低廉的意大利移民对美国工人形成就业竞争、威胁他们的工作机会和切身利益,激起他们强烈的仇视情绪。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散布意大利移民“堕落、无知、懒惰、肮脏、赤贫、暴力、迷信和有犯罪倾向”的负面形象,他们被视为美国社会构成和生物构成的威胁<sup>⑥</sup>。在排斥、歧视与迫害意大利移民风气猖獗的美国社会,意

大利移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遭到威胁<sup>⑦</sup>。杰瑞的父辈改为“族裔特色不鲜明”的姓氏是迫于现实压力与谋生需求的无奈之举。

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族裔因素成为限制和削弱意大利移民流动能力(motility)的重要因素,体现在横向的物理流动和纵向的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上。“流动能力”是社会学家考夫曼(Vincent Kaufmann)提出的衡量流动性高低的概念。流动能力指“人流动的能力”,即“个人利用流动性领域的可用资源并将这种潜能用于个人活动的方式”<sup>⑧</sup>。流动能力受族裔、性别、阶级等因素的影响。在物理流动方面,憧憬美好生活的杰瑞父辈漂洋过海,完成跨大西洋的流动,踏上美利坚大地,体现了他们高度的流动性。然而,在美国,他们的流动能力却受到了限制和削弱,难以在广袤的美国国土自由流动。20世纪初,多数意大利移民定居在纽约、新泽西、宾西法尼亚和新英格兰南部多元化的城市地区<sup>⑨</sup>,避开种族主义猖獗的美国南部。为了生存下去,杰瑞祖父选择在种族关系相对缓和、社会氛围相对包容的纽约安家落户,居住在生活条件简陋、公共服务不便、社会治安较差、隔离在白人主流社会之外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他们的居住条件恶劣,杰瑞家族三代人半个世纪蜗居在狭小逼仄的房屋内。杰瑞家的男人们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基本上是工地和家两点一线的固定、重复流动;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几乎处于不流动的状态。他们的日常生活局限在封闭的意大利社区,与本族移民交往、通婚,与外界鲜有往来。意大利的族裔身份限制了他们

①Lee, Chang-rae. *Aloft*. New York: Riverhead, 2004, p.24.(下文引自该著作的不再另行标注。)

②Roediger, David.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 67.

③伍斌:《“种族”界定与美国对东南欧移民的排斥(1880—1924)》,《历史研究》2018年第2期。

④Richards, David A. J. *Italian American: The Racialization of an Ethnic Identity*.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9, p.196.

⑤Marger, Martin 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10<sup>th</sup> edition.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 p.301.

⑥qtd. in Marger, Martin 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10<sup>th</sup> edition.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 p. 301.

⑦在美国南方的路易斯安纳州、密西西比州等地,意大利移民生意被破坏、生命被威胁的暴力情况屡见不鲜:1891年,11名意大利移民在新奥尔良被处以私刑(参见Levine-Rasky, Cynthia. *Whiteness Fracture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126.);1899年,5名意大利移民在路易斯安纳州塔卢拉(Tallulah)被处以私刑;1927年,意大利移民Nicola Sacco和Bartolomeo Vanzetti卷入马萨诸塞州的抢劫案,虽然缺乏有力证据,但他们被定罪并处死,该案被美国意大利群体视为是仇视意大利人的铁证,引发了美国民权组织的抗议(参见Guelielmo, Jennifer. “Introduction: White Lies, Dark Truths”, *Are Italians White?* Eds. Jennifer Guelielmo and S. Salerno.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1-14.)

⑧Kaufmann, Vincent. *Re-Thinking Mobility: Contemporary Sociology*. Aldershot: Ashgate, 2002, p.37.

⑨Richards, David A. J. *Italian American: The Racialization of an Ethnic Identity*.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9, p.176.

在美的流动能力,阻碍了他们自由的物理流动。

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也通过就业限制削弱了意大利移民的向上流动性,将他们禁锢在美国社会底层。美国新移民主要通过从蓝领到白领的职业上升、经济条件改善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性,而意大利的族裔身份限制了意大利移民的职业选择、阻碍其向上流动。英国地理学家彼得·阿迪(Peter Adey)指出“流动性形塑我们的人生机遇”<sup>①</sup>,意大利移民受限的流动性减少了他们的人生机遇,降低了他们通过就业机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性的可能性。意大利移民流动性差,遭遇严重的歧视与拒斥,难以获得平等的就业机会和薪资福利,职业选择受限,多为待遇差的蓝领职业。一些雇主认为意大利移民不可靠而不愿雇佣他们,意大利裔移民不得不从事报酬低廉、白人不愿从事的体力工作,工资待遇也低于白人和黑人<sup>②</sup>。第一代和第二代意大利移民职业流动性很小<sup>③</sup>。《悬空》中,杰瑞的祖父到美国后成了一名工作累、工资低的建筑工人,他的父亲子承父业,第三代的杰瑞继续在建筑行业打拼。职业限制和报酬不公影响了杰瑞家族经济条件的改善,限制了他们通过成为白领实现向上流动性的可能性。意大利族裔身份削弱了意大利移民的流动性,减少了他们的人生机遇,压制他们处于社会底层。

美国族裔史学家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用“居间人口”(inbetween peoples)<sup>④</sup>描述20世纪上半叶爱尔兰、东欧和南欧移民在美国社会所处的夹在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模糊位置,“居间人口”恰如其分地描绘了意大利移民在美流动能力差、流动性受限、难以流动的流动性困境。在种族主义、民族歧视与排斥迫害笼罩的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一方面,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削弱了意大利移民的自由流动,限制了他们横向的物理流

动性,他们被迫蜗居在与白人主流社会鲜有来往的意大利移民聚居区;另一方面,族裔又通过限制职业选择和削弱职业流动性降低意大利移民通过改善经济条件实现向上流动性的可能性。

## 二 现代交通工具与差异的性别流动性

在西方文化中,基于公共/男性和私人/女性分离领域(separate spheres)的划分,男性多与流动性相联系,女性成为静止和不动性(immobility)的同义词,流动性的性别差异由此产生。学者蒂姆·克雷斯韦尔和尤腾(Tanu Priya Uteng)探讨了性别与流动性的复杂关系,指出“女性流动性不同于男性流动性”,这种不同“重新确立和再生产生产这些差异的权力关系”<sup>⑤</sup>。性别与流动性是相互建构的关系,“性别以多种方式建构流动性,又以多种方式被流动性建构”<sup>⑥</sup>。简言之,流动性的性别差异影响了性别关系,发挥了确立、巩固、颠覆和再生产性别关系的作用;两性的权力关系反过来也影响了流动性的性别差异。流动性研究尤其关注现代交通工具、流动性与两性权力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

现代交通工具使用的性别差异不仅反映了流动性的性别差异,更折射了两性的权力关系。二战后,汽车在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普及为增强个体流动性提供了物质条件。作为流动性技术(technology of mobility)的汽车赋予个体高度的流动性,被视为自由和进步的标志;然而,不同性别使用汽车的机会和频率却存在较大差异。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回归美国社会<sup>⑦</sup>,完美的郊区家庭主妇形象受到美国主流社会的肯定、宣传和赞美。“女性对家庭义务的责任限制她们的日常出行,男性使用

①Adey, Peter. *Mobility*. 2<sup>nd</sup>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p.106.

②据统计,1910年,美籍意大利男子的年收入低于本土白人男子或黑人男子,参见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史》,沈宗美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③Marger, Martin N. *Race and Ethnic Relations: American and Global Perspectives*. 10<sup>th</sup> edition. Stamford: Cengage Learning, 2015, p.298.

④Roediger, David. *Working Toward Whiteness: How America's Immigrants Became White: The Strange Journey from Ellis Island to the Suburb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 96.

⑤Cresswell, Tim, Tanu Priya Uteng. "Gendered Mobilities: Towards an Holistic Understanding", *Gendered Mobilities*. Eds. Tanu Priya Uteng and Tim Cresswell.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3.

⑥Cresswell, Tim, Tanu Priya Uteng. "Gendered Mobilities: Towards an Holistic Understanding", *Gendered Mobilities*. Eds. Tanu Priya Uteng and Tim Cresswell.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5.

⑦王恩铭:《二十世纪美国妇女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22页。

汽车更多,他们自己使用汽车,而不是为他人使用”<sup>①</sup>。汽车也被视为男性的特权。“汽车与男性气质和男性流动性相连”,而“女性使用汽车的权力和能力都受到质疑”<sup>②</sup>。汽车在提高男性流动性、增强男性气质的同时,却未提高女性的流动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女性流动性的障碍。《悬空》中,杰瑞和妻子黛西(Daisy)是典型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夫妻,丈夫杰瑞负责外出赚钱养家,妻子黛西负责相夫教子。汽车的使用反映了杰瑞和妻子黛西的流动性差异:作为一家之主的杰瑞驾驶汽车自由出行,拥有高度的流动性;作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的黛西却囿于狭小的家庭空间,缺乏流动性自由。家庭主妇的责任决定了她使用汽车的用途:去商场采购、接送孩子上学,而非满足个人的流动性需求,她的流动性并未被增强。男性性别赋予杰瑞较高的流动性,在家庭空间和公共空间自由流动,女性性别却削弱黛西的流动性,将她拘禁在狭小的家庭空间内。“流动性和对流动性的控制反映和增强权力。不是每个人都拥有与流动性平等的关系。”<sup>③</sup>杰瑞高度的流动性和黛西相对的不动性反映二者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杰瑞的主导、黛西的从属关系。

男性也利用现代交通工具限制和控制女性的流动性,以削弱女性主体性,实现对女性的主导、控制和压制,维护不平等的两性关系。道琳·玛西(Doreen Massey)明确指出“限制女性流动性在某些文化语境中是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关键手段”<sup>④</sup>。《悬空》中,黛西有一周的家庭支出过多,杰瑞小题大做,认为这是对其一家之主地位的冒犯,以“几乎禁足一周(没有汽车钥匙)”作为对妻子的惩罚。杰瑞通过剥夺汽车的使用权、限制活动范围来削弱黛西的流动性,压制黛西的主体性,以此维护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的夫妻关系。杰瑞还以贤妻良母是女性“天性”的观念为限制妻子的

流动性的行为辩解。杰瑞以房屋干净整洁、三餐精致美味、生活井井有条作为取消限制黛西流动性的条件,将贤妻良母等同于女性的流动性,希望借此使黛西认同、接受局限于家庭空间的流动性,进而接受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将女性固定在家里、限制女性的流动性充当了控制女性的工具”<sup>⑤</sup>,被用于维护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不平等的夫妻关系。

小说既呈现了二战后美国中产夫妻的流动性差异,也描绘了21世纪女性利用现代交通工具获取流动性、重构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努力。杰瑞和黛西的女儿特丽萨(Theresa)就是拥有高度流动性和平等夫妻关系的21世纪女性。特丽萨生于女权运动如火如荼的20世纪60年代,受女权运动的推动,女性的流动性提高,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并在教育、就业、生育等方面获得更多的权利。与流动性受限的母亲不同,特丽萨拥有高度的流动性,自由使用并利用现代交通工具拓展其流动性。她驾驶汽车、搭乘火车、乘坐飞机远赴他乡求学求职,为了个人发展,在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地自由流动。“对于个体而言,身体流动能力既是权力的表现,也是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sup>⑥</sup>高度的流动性标志着特丽萨的独立自主,也赋予她获得名校博士学位、成为大学教授的机会,更是她在两性关系中保持优势地位的重要保障。

特丽萨高度的流动性使其得以建构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流动性也能(积极)改变两性关系,主要是两性间权力关系。”<sup>⑦</sup>具体而言,特丽萨凭借高度的流动性打破了男性/流动性与女性/不动性的二元对立,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获得学者甘瑟(Alexander Ganser)所言的“空间能动性”(spatial agency),从而建构平等的夫妻关系。“空间能动性既指通过流动性来拓展个人能动性,也指作为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言的

①Sheller, Mimi. “Gendered Mobilities: Epilogue”, *Gendered Mobilities*. Eds. Tanu Priya Uteng and Tim Cresswell.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261.

②Scharff, Virginia. *Taking the Wheel: Women and the Coming of the Motor Ag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166.

③Skeggs, Beverley. *Class, Sel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49.

④Massey, Doree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1994, p.179.

⑤曾魁:《〈虹〉中的性别空间与流动性》,《外文研究》2020年第2期。

⑥刘英:《女性与流动性:美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书写》,《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6期。

⑦Elliot, Alice. “Gender”, *Keywords of Mobility: Critical Engagement*. Eds. Noel B. Salazar, Kiran Jayaram. New York: Berghahn, 2016, p.

一种抵抗策略来干预主导的社会—文化空间结构。”<sup>①</sup>特丽萨的空间能动性赋权她建构平等的夫妻关系。特丽萨颠覆了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的夫妻分工模式,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负责赚钱养家,丈夫保罗(Paul)则从公共空间退回家庭空间,负责照料家庭。不同于男性支配、女性从属的传统夫妻关系,特丽萨的夫妻关系则是女性支配、男性从属。为了她的职业发展,丈夫随她从东海岸迁居西海岸;她在结婚仪式、蜜月旅行、堕胎与否等家庭事务上也具有决定权。特丽萨凭借高度的流动性解构了男性/流动性和女性/不动性、男性/公共空间和女性/家庭空间的二元对立,颠覆了父权制度下不平等的夫妻权力关系。

现代交通工具既是衡量流动性性别差异的量尺,也是两性权力关系的反映。两性权力关系生产了流动性的性别差异,男性主导、女性从属的两性权力关系生产、巩固了男性的流动性与女性的不动性。流动性也充当了女性建构平等两性关系的武器,女性的高度流动性赋予女性空间能动性和挑战不平等两性关系的权力,重构平等的两性权力关系。特丽萨从家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是从二战后到21世纪美国女性流动性增强的写照。

### 三 品味与中产阶级流动性

叙述者杰瑞不仅回忆了20世纪上半叶家族在美国落地生根的艰难历史,也讲述了二战后一家人从底层移民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后因族裔和阶层被白人社会中上层区分和排斥的经历及他们实现阶层向上流动面临的重重困难。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反战运动和女性运动等社会运动散播种族平等、民族平等、性别平等、阶级平等的观念,然而平等之风并未吹动保守的白人社会中产社区,民族偏见和种族歧视依然根深蒂固,且种族主义与阶级歧视形成共谋,合力发挥区分的功能,拒绝中下层阶级融入中产阶级和在阶级内部自由流动。

《悬空》中,经济条件大幅改善、搬入纽约长岛以白人社会中上层阶级为主的社区中的杰瑞一家就是因阶层不同被区分、难以在中产阶级内自由流动的实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深入探讨品味(taste)、区分(distinction)和阶级间的复杂关系<sup>②</sup>,指出“作为‘等级’的特别标志”的品味发挥“聚集和分隔作用:……它将所有成为类似条件产物的人聚集在一起,但把他们按照他们拥有的最根本的东西与其他所有人分隔”<sup>③</sup>。换言之,人们因相似品味形成集体,通过相异品味区分、排斥他人。在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扩大化浪潮中从蓝领工人跻身中产阶级的杰瑞一家虽经济实力提升,文化品味却止步不前,仍保留工人阶级的“必需品的品味”;而中上层阶级的邻居们物质财富丰富,注重“奢侈、自由的品味”<sup>④</sup>。白人社会中产社区通过作为阶层实践标志的品味区分杰瑞一家,品味“以全然否定的方式通过对其他趣味的拒绝表现出来”<sup>⑤</sup>。“喜欢曼哈顿式的聚会、蜡烛、法国红酒、热烈、聪明地谈论百老汇戏剧、以色列或他们喜爱的加勒比小岛”的中产邻居们从未邀请杰瑞一家参加聚会,也“从未赴约”杰瑞一家的数次烧烤邀请。“曼哈顿式的聚会”和“烧烤”既区分了品味迥异的邻居们和杰瑞家,也成为白人社会中产邻居们确认阶级身份、强化与传递阶级规范和排斥其他阶级的重要途径。

中上层阶级的邻居们区分、排斥意大利下层移民出身的杰瑞一家,拒绝接纳其融入社区,表面原因是他们的品味不同,根源却在于杰瑞家和邻居们的阶级差异:杰瑞所处的中下层阶级和邻居们所处的中上层阶级。品味“象征地显示每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地位”<sup>⑥</sup>。杰瑞家和邻居家在品味上的鸿沟表明二者的经济实力、阶级地位和文化层次:从下层劳工上升到中产阶级的杰瑞一家虽具有经济资本,但缺乏文化资本,社会地位较低;而欣赏高雅艺术、讲究生活情趣的邻居们属

①Ganser, Alexander. *Roads of Her Own: Gendered Space and Mobility in American Women's Road Narratives, 1970—2000*. New York: Rodopi, 2009, p. 31.

②目前国内对于布尔迪厄术语的翻译没有统一译法,“taste”译为“品味”或“趣味”,distinction译为“区隔”或“区分”。为了行文统一,本文采用“品味”“区分”的译法。刘晖将“taste”译为趣味,在引用刘晖的译文时,仍采用“趣味”。

③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92页。

④刘欣:《阶级惯习与品味:布迪厄的阶级理论》,《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6期。

⑤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93页。

⑥张怡:《文化资本》,《外国文学》2004年第7期。

于中上层阶级,具有丰厚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社会地位较高。

品味不仅发挥了区分中下层阶级的杰瑞一家与中上层阶级的邻居们的作用,还发挥了阶级建构、排斥不同阶级和阻止阶级流动的作用。布尔迪厄指出品味还具有阶级建构的功能,“它比公开的观点更能在无意识中建立一个阶级的统一性”<sup>①</sup>。这种阶级建构是通过刺激某一阶级的身份荣誉、激发其集体意识、排斥外阶级实现的。下层工人移民出身的杰瑞一家与经济富裕、文化素养高的中上层邻居们在生活方式、审美品味和价值理念上存在天壤之别,邻居们借此区分、排斥和拒绝杰瑞一家从而维持其身份荣誉和阶级构成,在此过程中,他们的阶层认同和凝聚力得到加强,属于不同阶层的杰瑞一家也被排除在外。老中产阶级对新中产阶级杰瑞一家的排斥态度是当时美国中产阶级内部分化的真实写照:老中产阶级将新中产阶级迁入郊区视为“入侵”“洪水”和“吞噬”<sup>②</sup>,会威胁、破坏甚至摧毁中产阶级文化与生活理念。他们自矜身份,唯恐与新中产阶级混为一谈,通过排斥新中产阶级彰显其身份地位,维护中产阶级的封闭性。

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共同作用,加剧了杰瑞一家被白人中产社区区分和排斥的现状,阻碍他们在中产阶级内部的向上流动。杰瑞的妻子黛西是韩国移民,婚前是英文不流利的售货员,婚后成为全职主妇。黛西的亚裔身份加剧了一家人在白人中产社区被拒斥的程度。杰瑞虽未言明一家人经受的排斥、歧视和边缘化,但他坦言对具有韩裔和意大利裔血统的一双儿女遭遇歧视和排斥的深深忧虑:“有时我为女儿和杰克担心,因为他们不完全是标准种族,而是混血。”杰瑞用“标准种族”暗示作为美国种族标准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背离种族标准的意大利—韩裔混血难以规避种族歧视与区分排斥。

杰瑞一家在白人中产郊区被区分和排斥的经历折射了美国中产阶级对于社会等级的复杂态

度。美国学者保罗·福赛尔(Paul Fussell)对此有深入剖析:中产阶级不愿意谈论社会等级话题;可是他们对于社会等级高度敏感<sup>③</sup>。他们凭借住房、着装、饮食、休闲、运动、言谈等符号判定他人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文化修养和生活品味,进而决定对他人是接受承认抑或拒绝排斥的态度。中产阶级的言行举止、生活格调和文化品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成长环境日积月累的结果,显示了他们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教育程度和文化品味。因此,“用生活品味考察人所属的社会等级甚至是一个更为衡常、更为有效的标准”<sup>④</sup>。对阶级地位敏感的中产阶级借物化的生活方式和高雅的文化品味彰显其阶级和地位,小心翼翼地维护其中产身份、求得群体的承认与接纳;同时区分与排斥不同阶级,维护中产阶级群体的范围与边界,阻碍中产阶级的内部流动性。

杰瑞家族三代人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懈奋斗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向上流动到中产阶级,然而少数族裔身份和较低的阶级地位使他们在白人中产阶级社区内被区分和排斥,难以实现阶级内部的向上流动。品味发挥阶级区分和阶级建构的双重作用。拥有高雅品味的中上层阶级凭借品味区分与排斥品味较低的中下层阶级,并利用品味建构与维护排他的、封闭的中产阶级,阻碍中下层阶级在阶级内部的向上流动。杰瑞一家在白人中产社区面临的流动性困境揭露了二战后白人中产郊区经济富足、平静安逸的表面之下根深蒂固的阶级意识、白人中产郊区的封闭排外与较差的内部流动性,驳斥了白人中产郊区无阶级的谎言。

## 结语

《悬空》以一个美国意大利裔家族三代人在20世纪美国的流动性实践呈现了族裔、性别和阶级因素交织作用下的流动性政治,解构了美国鼓吹的流动性神话,揭示了流动性神话受族裔、性别和阶级等因素限制的现实。意大利裔的族裔身份限制了20世纪上半叶在美意大利移民的流动性,

①皮埃尔·布尔迪厄:《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刘晖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0页。

②Beuka, Robert. *Suburbia Nation: Reading Suburban Landscape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and Fil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74.

③保罗·福赛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④石涛:《译者前言:品味——社会等级的最后出路》,载保罗·福赛尔:《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梁丽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成为他们实现自由的物理流动和向上的社会流动的障碍,将其压制在美国社会底层。作为流动性载体的现代交通工具既是流动性性别差异的标志,也是两性争夺流动性权利的手段;流动性的性别差异反映了两性间的权力关系,生产、巩固或颠覆、重构了生产流动性差异的两性权力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阶层差异仍然是中产阶级内部自由流动的障碍。品味既是中上层阶级区

分与排斥中下层阶级的关键标准,也是他们建构与维护封闭排外的中上层阶级、阻碍阶级内部自由流动、形成中产阶级内部分化局面的重要途径。《悬空》的意大利移民家族三代人的流动性实践既是少数族裔移民、中产阶级女性和不同阶级之间流动性实践的微观缩影,也是流动性神话与流动性现实之间巨大鸿沟的生动例证。

## On the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Aloft*

ZHANG Guo-qing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Aloft* maps the mobility practices of an Italian American middle class family throughout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us showing the complicated and entangled politics of mobility in the 20<sup>th</sup> century America and deconstructing the myth of mobility. The mobility practices of characters in *Aloft* reveal the roles respectively played by ethnicity, gender and class in mobility. The Italian ethnicity hinders Italian immigrants' motility and restricts their physical and upward mobility in Americ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keeping them at the lower strata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The access to modern transportation vehicles marks the gendered differences in mobility, reflects the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both genders, and functions as both genders' weapons for the right to mobility as well as constructing power relations between both genders. As the mark of class, taste differentiates and establishes different classes, thus hindering the free mobility among the middle class, and reflecting the exclusion and closedness of the white middle class.

**Key words:** *Aloft*; politics of mobility; ethnicity; gender; class

(责任校对 葛丽萍)